

梦的解析

Meng De Jiexi

弗洛伊德
文集

安徽文艺出版社

弗洛伊德文集

B84-5
4

主编：~~夏~~光明 王立信

梦的解析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安徽文艺出版社

弗洛伊德文集·梦的解析

赖其万 符传孝 译

责任编辑:左克诚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刷:安徽和县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5

字数:330,000

印数:8000

版次: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482-X/I·1375

定价:19.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弗氏原序(第一版)	(1)
第一章 一九〇〇年以前有关梦的科学研究	(3)
第二章 梦的解析方法	(7)
一个梦的分析	(7)
前 言	(15)
一八九五年七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之梦	(15)
分 析	(17)
第三章 梦是愿望的达成	(30)
第四章 梦的改装	(40)
前 言	(42)
分 析	(50)
第五章 梦的材料与来源	(65)
甲 梦中的最近印象以及无甚关系的印象	(66)
关于植物学专论的梦	(68)
分 析	(68)
乙 孩提时期经验形成梦的来源	(86)
第一个梦	(101)
第二个梦	(104)
丙 梦的肉体方面的来源	(113)
丁 典型的梦	(131)

	一、尴尬——赤身裸体的梦	(131)
	二、亲友之死的梦	(137)
	第一个梦	(153)
	第二个梦	(154)
	第三个梦	(154)
	第四个梦	(154)
	三、考试的梦	(157)
第六章	梦的运作	(167)
甲	凝缩作用	(168)
	一	(171)
	二、一个美丽的梦	(174)
乙	转移作用	(188)
丙	梦的表现方法	(191)
丁	梦材料的表现力	(214)
	1 起始的梦	(221)
	2 主要的梦	(222)
戊	梦的象征——更多的典型梦例	(223)
	1 帽子,男性的象征(或者男性性器)	(230)
	2 象征着性器官的“小东西”——而以“被车 碾过”来象征性交	(231)
	3 象征着性器官的建筑物、阶梯和柱子	(233)
	4 以人来象征男性性器官,以风景来象征女性 性器官	(235)
	5 孩童阉割的梦	(236)
	6 小便的象征	(236)
	7 楼梯的梦	(237)
	8 一个变异的楼梯的梦	(239)

9	真实的感觉以及对重复的表现	(240)
10	正常人梦中的象征问题	(241)
11	俾斯麦的梦(录自沙克斯的一篇 论文)	(245)
12	一个化学家的梦	(248)
己	一些例子——算术以及演说的梦	(266)
庚	荒谬的梦——梦中的理智活动	(282)
辛	梦中的感情	(312)
壬	再度校正	(336)
第七章	梦程序的心理	(364)
甲	梦的遗忘	(367)
乙	退化(后退)现象	(383)
丙	愿望达成	(397)
丁	由梦中惊醒——梦的功能——焦虑的梦	(416)
戊	原本的与续发的步骤——潜抑	(428)
己	潜意识和意识——现实	(445)

弗氏原序（第一版）

我尝试在本书中描述“梦的解析”；相信在做这么做的时候，我并没有超越神经病理学的范围。因为心理学上的探讨显示梦是许多病态心理现象的第一种；它如歇斯底里性恐惧、强迫性思想、妄想亦是属于此现象，并且因为实际的理由，很为医生们所看重。由后遗症看来，梦并没有实际上的重要性；不过由它成为一种范例的理论价值来看，其重要性却相对地增加不少。不管是谁，如果他不能解释梦中影像的来源，那么他也极不可能了解恐惧症、强迫症或是妄想，并且不能借此给病人带来任何治疗上的影响。

不过形成本论题的重要性的原因亦应为本著作无法完全负责的原因——这本书里常常有许多失落的线索，以致我的论述常常不得不中断；其数目不亚于梦的形成和那比较容易被了解的病态心理问题两者间所存在的许多相关点。关于这些问题，我不拟在此书中加以讨论，不过如果时间和精力允许，并且能够得到更多的资料，那么我以后将陆续地加以探讨。

造成发表本书困难的另一个原因是那些运用来说明“梦的解析”的材料特殊性。在阅读本书时，大家自然会明白为什

么那些刊载于文献上，或者来源不明的梦都能够加以利用。只有本人以及那些接受我心理治疗的病患的梦才能够有资格被选用。我放弃病人的梦不用，因为其梦形成的程序由于现存的神经质特征而有不必要的混杂。不过在发表自己的梦时，我又不可避免地要将许多私人的精神生活呈露在众人面前——超过我所愿意做的，或者说，超过任何科学家发表其论述时所要牵涉到的私人事情（当然在诗人就不一样）。这是我的痛苦，但却是必要的；与其完全地舍弃了提供对这心理学上发现的证据，我宁可选择后者。但自然的，我无法避免以省略或以替代品来取代我的一些草率行为。然而这么一来，它的价值就减低了不少。我只希望读者能设身处地站在我的困难立场上想一想，多多包涵；另外，如果有谁发现我的梦涉及他时，请允许我在梦中生活有这自由思想的权利。

弗洛伊德（1900 年）

第一章 一九〇〇年以前 有关梦的科学研究^{*}

以下我将讨论有关应用心理技巧来解析梦的可能性，并由此显示所有梦均充满特别意义，而与梦者白天的精神活动有所联系，然后，我拟再就各梦所隐藏的奇异暧昧作一番演绎，以期由此看出梦的形成过程中所含之冲突或吻合之处。为了使梦的问题变成更容易了解，我对这方面的努力使我不得不对有关梦的各方说法作一通盘整理。

本书中我拟对早期以及当代有关梦的理论先作一概括的介绍，因为在以后的推论中，我将无法再有机会谈到这些。尽管梦的存在早已在几千年前即令人困惑研思，但科学方面的了解其实仍是非常有限。因此所有有关这方面的论述，从来就没有人能引用一家说法涵盖一切现象。读者也许都自己有过不少奇异的经验或有关此类的丰富材料，但真正有关梦的本质或其根本的解释方法，相信也仍付之阙如。当然，受一般教育而非梦析专家者对这方面的知识，那是更加贫乏了。

史前时期原始人类有关梦的观念，均深深影响他们对宇宙和灵魂的看法，而这些有兴趣的问题由于篇幅所限，我只好推

荐有心之人详读拉巴克、史宾塞、泰勒及其他作者之名作。在我们未能完成释梦工作以前，我们永远无法真正了解他们对此问题所作的玄思及推测将有多重要的贡献。

这种原始时代所遗留下来对梦的看法迄今仍深深影响一般守旧者对梦的评价，他们深信梦与超自然的存在有密切的关系，一切梦均来自他们所信仰的鬼神所发的启示。也因此，它必对梦者有特别的作用，也就是说梦是在预卜未来的。因此，梦内容的多彩多姿以及对梦者本身所遗留的特殊印象，使他们很难想象出一套有系统的划一的概念，而需要以其个别的价值与可靠性作各种不同的分化与聚合。因此，古代哲学家们对梦的评价也就完全取决于其个人对一般人文看法的差异。

在亚理士多德的两部作品内容曾提及梦，当时他们已认为梦是心理的问题，它并非得自神谕，而是一种由于精力过剩而来的产物。他所谓的“精力过剩”，意指梦并非超自然的显灵，而仍是受制于人类精神力的法则，当然，这多少对某些人而言，也与神灵是有点关系的。梦是按梦者本身睡眠深度所产生的不同精神活动，亚理士多德曾提过一些梦中的特点；举例而言，他观察到梦能将轻微的睡中知觉道出强烈的感官刺激（“一个睡觉中的人在他感到肉体上某部分较暖和时，他可能梦见自己走入火堆中”），由此他推论梦很容易告诉医师病人最先不易察觉的病兆（在希波克拉底的名作内就曾提过梦与疾病的联系）。

由此，读者可以看出在亚理士多德以前的作者们并不以为梦是一种精神活动，而坚称神谕的存在。因此，自古以来这两种不同的说法就一直无法妥协，古人曾试图将梦分成两类，一种是真正有价值的梦，它能带给梦者警告，或预卜，而另一种无价值、空洞的梦只是带来困惑或引入歧途。

※由于本书第一章只是对本书所作概括介绍，且所占篇幅太多，又非弗氏本人之论著，故此章不布利尔（译者注：有系统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介绍入美国者，当数布利尔为第一人。）之节译英文本，只将有关以后读者对本书了解所需之大纲译出。毕竟正如本人所说：“大概通常读者没有人愿意花那么多精力与时间去了解所有古今对梦的所有人不同理论吧！”

以下即布利尔对这六万言的第一章所作的节译：

科学问世以前对梦的观念，当然是由古人本身对宇宙整体的观念所酝酿而成的，他们惯于将其精神生活投射于一假想之外在现实。而且，他们所看的梦端视白天醒后所残留的梦相，而这方面的记忆较之其他精神内容，当然变得陌生，且不寻常，仿佛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但我们也千万不要以为这种视梦为超自然力的理论今日已不再存在。事实上，今日不只是那些深信怪力乱神的神话、小说者，仍执著于被这科学颶风横扫过所残存的鬼神之说，就是一些社会中佼佼者，尽管他们在某些方面嫌弃过分的感情用事，但他们的宗教信仰却仍使他们深信神灵之力确实是这种无法解释的梦现象的原因，某些哲学派如 Schelling 也深信古来相传的神力对梦的影响，而对某些思想家而言，梦的预卜力量也仍无法完全抹煞。尽管科学家们已清楚地意识到这类迷信的不可信，但所有这些纷纭不一的歧见之所以仍会存在，主要还是因为迄今心理学方面的解释仍不足以解决积存盈库的梦之材料。要想将有关梦的科学研究历史作一整理实在是一大难事，因为有些研究在某段时期确实十分有价值，但到目前为止却仍不能在一特定的方向有真正的进展，俾能使此后的学者按已证实的成就而继续发展下去，每位学者总得对同一问题从头开始重新整理而仍无法突破这解不开的结。如果要我将这班学者按年列出他们各家的说法，我将很难对目前我们对此问题的看法作一清晰而中肯的交代，因此我宁可按其学说的内容分别讨论，而不以作者来分类，并且由手头上所整理到的资料举出各种不同的梦问题来介绍各种不同的解析。

然而由于资料是如此地分散而难见于各种不同的文献，我只好要求读者对我目前所作的整理不要作太多的挑剔，毕竟我已尽量努力避免漏掉任何基本上的事实或观点。

在日后德文的增版中，弗洛伊德又有以下的增补：

在这第二版的问世，我未对这方面文献的整理有所增补，是有其理由的。也许读者对此会有所不满，但我却决心如此。在第一版时，我耗尽心血地在开宗明义第一章里对以往的文献作整理，而我发觉这次如果在此再有所增补，将不见得能有多大的助益，因为事实上，这两版相隔的九年之间，无论是文学上或实际论著上，对梦

的研究并无任何新颖的卓见。自从我第一版的《梦的解析》问世以来，从来无人问津，那些所谓“梦的研究学者”更完全忽略了我的见解，而只是一味地表现出他们那种难以接受新观念的“食古不化”与“故步自封”，正如法国讽刺小说家 Anatole France (1844—1924) 的“*Les savants nesont pas curieux*”如果在科学研讨上也有报复的权利的话，那么这回也该轮到，我可以名正言顺地忽略掉他们在我这书出版以后所发表的心得。在杂志上出现的有关这方面的少数研究也总是充满对我的错误看法与缺乏了解，因此我对那些针对这书所发的批评所作的辩驳是——他们最好再重读我的书，或者说他们才是应该好好读我的书的人。

在一九一四年德文第四版问世时，也就是我 (Brill 自称) 的英文译本第一版问世一年后，弗氏又加了如下数语：

最近，这种情形显然已有改观，我这部《梦的解析》所作的贡献已不再受人忽视。但这种新情况使我更难作整理，《梦的解析》一书已引起一系列的新事端与问题，而作者也曾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解释说明过，但在我未能架构出整套理论来反驳他们以前，我无法在本章加添任何新的补注。不过，将来若有任何卓越的文献出现的话，我一定会在以后的版本内附加上去的。

第二章 梦的解析方法

一个梦的分析

本书的开场白即已标出我在梦的观念所受传统看法之影响。我主要想让人们理解“梦是可以解释的”，而已经讨论过的那些对梦的解释所作的贡献，其实不过是我这份工作的附加物。在“梦是可以解释的”这前提之下，我立即发现我完全不同于时下一般对梦的看法——（事实上几乎所有梦的理论，仅除了休奈尔的以外），因为要“解释梦”即是要给予梦有个“意义”，用某些具有确实性的，有价值的内容来作“梦”的解释。但，就我们看得出的、梦的科学理论一点也帮不了梦的解释。因为，第一：根据这些理论，梦根本就不是一种心理活动，只是一种肉体的运作，透过符号以呈现于感官的成品。外行的意见一直是与此相反的。它们强调梦的动作是完全不合逻辑的。可是它们虽认为梦是不可理解的，是荒谬的，但却仍无法鼓足勇气地否认梦是有任何意义的。由本能的推断，我们可以说，梦一定有某种意义的，即使那是一种晦涩的“隐意”用以取代某种思想的过程。因此我们只要能正确地找出此“取代物”，即可正确地找出梦的“隐意”。

非科学界一直在努力地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试图对梦作一番解释。第一种方法是将整个梦作一整体来看，而尝试以另一内容来取代，此法其实就某些方面看来，是利用“相似”的原则，而且有时相当高明。这即是“符号性的释梦”。但这种方法在处理上看来极不合理、极端荒谬的梦时，一定是非常吃瘪的。圣经上约瑟夫对法老的梦所提出的解释，便是一个例子。“先出现七只健硕的牛，继之有七只瘦弱的牛出现，他们把前七个健硕的牛吞噬掉”，就被解释为暗示着“埃及将有七个饥荒的年头，并且预言这七年会将以前丰收的七年所盈余的一律耗光”。大多数有想象力的文学作家们，所编造出来的梦多是应用此种“符号性的释梦”。因为他们就用我们一般人在梦里所发现的那份“相似”来把他们的想法表现出来⁽¹⁾。

主张“梦是预言未来的观念”者，即利用“符号释梦法”来对梦作一番解释，由其内容、形式加以臆测未来。

要想介绍如何使用“符号释梦法”，那当然是不太可能的。解释之正确与否仍只是一种主观的推测及直觉的反应，也因此，释梦才被认为只是属于一些天生异禀之佼佼者所具的专利⁽²⁾。

而另一种释梦方法，却完全放弃以上那种观念。这种方法可称之为“密码法”，因为这种方法是——视梦为一种密码，其中每一个符号，均可按密码册一般，用另一已具有意义的内容，一个个予以解释。举例而言，我梦到一封“信”和一个“丧体”等等，于是我查了一下那“释梦天书”，于是我发现“信”是“懊悔”的代号，而“丧体”是“订婚”，然后，我再于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各意义间寻求其中联系之经纬，编织出对将来所作之预示。在 Daldis 的 Artemidoros 所作的释梦作品里，我们也可找出类似这种“密码法”的方法⁽³⁾，但在释梦时，他不只注重梦的内容，连作梦者的人格、社会地位均列入考虑范围，因

此同一个梦的内容，对一个富人、已婚的男人或演说家与穷人、独身者、贩夫走卒是完全不同意义的。此法的主要特点就在于视梦为一大堆片段的组合，而须就每片段个别处理。所谓纷乱的、矛盾的、怪诞离奇的梦，就只有用这方法来对付了^[4]。

以上所介绍这两种常用的释梦方法的不可靠性当然是明显的。就科学的处理来看，“符号法”在应用上有限制，不能广泛适用于所有的梦。而“密码法”之可靠性又取决于每一件事物之“密码代号”是否可靠，而事实上密码的确实性又根本没有科学性的保证。因此，人们很容易同意一般哲学家与精神科医师的看法，而斥责这一套梦的解释为一种幻想^[5]。

然而，我本身却持另一种看法。我曾经不只一次地被迫承认：“的确，古代冥顽执拗的通俗看法竟比目前科学见解更能接近真理”，因此，我必须坚持梦的确具有某种意义，而一个科学的释梦方法是有可能的。我之探求此种方法即循以下途径：

几年来，我一直尝试着找寻，对几种精神病态——如歇斯底里性恐惧症、强迫意念等的根本疗法。事实上；当我听到约瑟夫·布劳耳那段意义深长的报道——“视此种病态观念为一种症状，而尽其可能地在病人的以往精神生活中，找出其根源，则症状即可消失，而病人可得复原”，再加上以往我们其他各种疗法的失败，以及这些精神病态所显示的神秘性，才使得我不顾重重的困难，开始走上布劳耳所创的这条道路，而一直到我能在这条绝径上，拓展出一番新天地。将来我将在其他地方再另行详细补述我这套方法的技巧、形式及其所达成之成果。而就在这精神分析的探讨中，我接触到了“梦的解释”这问题。在我对病人要求将他有关某种主题所曾发生过的意念、想法通告诉我时，就牵涉到他们的梦，也因此使我联想到，梦应该可以将它利用来作为由某种病态意念追溯至昔日忆间的桥梁。而

第二步就演变成，将梦本身当作一种症状，而利用梦的解释来追溯梦的病源，而加以治疗。

为了这样做，病人方面需有某些心理准备。要再三地叮咛病人，注意自己心理上的感受，而尽量减少心理上习惯地对这些感受所曾引起的批判，为了能达到这目的，最好能使病人轻松地休息于榻上，闭上双眼^[6]，而严格地遵守决不容许任何心内所浮现出来的批判，来抹煞一丝一毫的感受，并且使他了解，精神分析之成功与否，将取决于他本身之能否将所有涌上心头的感受，完全托盘说出，而不因为自己觉得那是不重要、毫不相干、甚或愚蠢的，而不说出。他必须对自己的各种意念，保持绝对公平，毫无偏倚。因为一旦他的梦、强迫意念或其他病状，无法理想地被解决时，那就是因为他仍容许本身的批判阻滞了它的道白。

我曾注意到，在我的精神分析工作中，一个人在“反省”时的心里状态与他自己观察自己的心理运作过程，是完全不同的。“反省”通常较专心作“自我观察”，所需的精神活动较大，当一个人在反省时，往往愁眉深锁、神色凝重，而当他作自我观察时，却往往仍保持那份悠闲飘逸。这两种情形，均须个人集中注意^[7]，然而一个正在反省的人，却须利用他的批判能力，用来拒斥某些一旦浮现到意识境界曾使他感到不虞意念，以阻止它继续在其心理中进行，而其他有些观念，甚至在未达到意识境界，仍未为他本身所察觉前即已杜绝。但是，“自我观察”却只有一个工作——抑制本身的批判力。而如果他成功地做到这点，那将有无数的意念想法，能丝毫不漏地，浮现到意识里。而借着这些，本不为自我观察者所觉察的资料，我们就可能对这些精神病态意念作一解释，同样地，梦的形成也可由此作一合理的解释。可以看出来的，这样产生的精神状态，就精神能

量（流动注意力）的分布而言，颇似人们入睡前的状态。以及催眠状态在入睡前，由于某种批判能力的松懈，使得不希望的意见，涌上心头，而影响了我们意念的变化。由于这种松懈，我们均习惯地称之为“疲乏”，而这涌现的不希望的意见，往往变化为视觉或听觉上的幻象^[8]。但在梦或病态意念的分析时，这些变化为幻象活动的，均被故意地或熟练地废弃，而将这些精神能量（或只是部分地）予以保留，用来专注于追溯这浮现到意识的不希望的意见，究竟来自何种意念。（在入睡前，这种意念已转为幻象，而在自我观察中，则仍以“意念”存在。因此不希望的意见可由此而蜕变成某种希望的意见。）

然而大多数人均发现对“自由浮现的意念”，要采取这种态度，仍有相当困难，这种“批判”的扬弃，实在很难做到。不合希望的意见，往往很自然地会引起强大的阻力，而使这意念无法浮现到意识层。然而，如果参照我们伟大的诗人席勒所说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文学的基本创作也正需此种类似的功夫。在他与哥尔纳的通信中（感谢 Otto Rank 的整理，才有这份信件地发现），席勒对一位抱怨着自己缺乏创作力的朋友，作如下的回答：“就我看来，你之所以会有这种抱怨，完全归咎于你的理智加在你的想象力之上的限制，这儿我将提出一份观察，并举一譬喻来说明。如果理智对那已经涌入大门的意念，仍要作太严格的检查，那便扼杀了心灵创作的一面。也许就单一个意念而言，它可能毫无意义，甚至极端荒唐的，但跟随着而来的几个意念，却可能是很有价值的，也许，虽然几个意念都是一样的荒谬，但合在一起，却成了一个甚具意义的联系。理智其实并无法批判所有意念，除非它能先把所有涌现心头的意念一一保留，然后再统筹作一比较批判。就我看来，一个充满创作力的心灵，是能把理智由大门的警卫哨撤回来，好让所有意念自